松鶴山房文集

松鶴山房文集十六卷目錄

贊

銘

十六卷目錄終

皇路，
龍章

李漁叔太封翁像贊

鴻濛萃氣，稟曜生嵩，冲和其貌，藹吉其衷。襟期爽朗，霽月光風，神明超曠，溟渤崆峒。孝思繩武，惠于宗公，几筵榱桷，既庋且崇。利物不居，造化之功，鯤鰤有禁，山林鬱葱。德厚流光，黃流在中，情淡圭組，鳳翥鸞翀，鹿門嘉遯，寄志絲桐。梁歌冀饁，和樂且融，燕翼義方，毛羽高豐。馳驅
儒業，以隆
象服，榮逮公躬。

公之訓曰務孝作忠泰運式闢剝復而通子姓振振
俾熾而洪茀祿爾康如旭在東

黃叔威曰綿麗而則

松鶴老人曰此安溪尊人像贊也予詣湖頭其
尊人命予作贊安溪抵省亦爲先人題像彼
此執猶子禮惟謹後安溪負約其尊堂及其
伯叔昆仲皆深咎之而莫能挽然不知其且
下石也存此以誌今昔傷感之痛觀者當亦
爲扼腕也

覺道弘像贊

岳峙丰裁淵渟器度摛藻石渠探奇武庫文傾萬斛之泉源筆洒九天之風雨三軍凱奏擐甲喜聽鐃歌大將功成倚馬欣看露布宜其圖姓像於凌烟垂勳名于竹素胡爲乎躋巖石而高騫陟層臺而翔步豈其志匡區宇思攬轡而澄清抑或興寄滄洲爰登高而作賦意者振衣千仞之岡獨砥狂瀾之柱傾藿葵於皎日遙瞻

北極宸居望萱草於白雲遠眺薊門烟樹

得一道人曰短幅中寫照獨絕非相知深故說得出來

金陵三先生曰百餘字耳無筆不轉無意不到行文更復秀逸

黃叔威曰其丰神搖曳處全在用筆數轉

喬仙師像贊

苞元氣而凝神涵太空而脫影淵澄岳峙松栢千尋風卷雲舒烟波萬頃詞源傾倒寧誇萬斛之泉筆陣飄揺如泛六橋之景明月照杖藜飛去天半笙清丹霞迎羽蓋歸來山間鶴靜胡不遨翔于緱嶺胡不嘯傲于蓬瀛蓋神龍騰霄隱顯其形威鳳鳴岡遠近其音留四百年邑相于園中闡先儒本來之面目驅千萬變蛟螭于楮上洩大地未發之精英

得一道人曰神仙度世若隱若顯之機數語道破

亂贊

荊山蘊璞石含光結綠潛淵川耀芒縱橫經緯劈質簹離披雲錦爛天章萬里長空一鶴翔離沸沆兮下大荒神所寄兮變無方風雨集兮蛟龍驤星飛電掣不可量磅礴河漢列文昌韇蒙詭怪喜如狂須臾尺幅滿琳琅

得一道人曰當爲此題第一篇文字

黃叔威曰高邁蘊藉如古樂府

擬閩海平恭進

天妃眞人頌贊

自古帝王鴻烈侔乎天地斯川岳臻淸晏之休盛德

通乎幽明而神人普和洽之慶揆厥由來非一日矣

我

皇上御極之十有三年勤政愛民人安物阜雍恬既久釁

孼乃生祟發滇黔禍連閩海萑苻之烽捲土鮫鱷之

浪排空我

皇上宵衣待旦勤勵答

天旰食疇咨殷憂啓
聖維民艱之是悚遂
帝意之潛孚授鉞淵藩分符大帥爰以丙辰之歲鐵騎飛渡
重關丁巳之初金戈掃清邊海爾乃鼠黨餘凶猶且
梟心肆虐負嵎豨發倚窟潛藏下盜
王鈇上干
大怒恭迴
天妃聖母真人
天曹玉闕

地府金闉吾闔功德之明神而歷朝威靈之大祀也剛而克武義以兼慈體
聖主南顧之憂廣
上帝東育之德時値艨艟初駕樓櫓爭馳洪波萬頃孫吳之九地安施巨浪千尋黃石之六韜莫展
天妃乃赫不測之威神顯聞聲之道力驅河伯以效靈鞭海若而助奮風翻霧湧蛟龍泣斷于深淵雹掣雷轟鵰鶚驚飛于碧漢我師乃同心敵愾賈勇圖功馘渠魁子旄頭繫群俘于艦後于是天開日霽鐃歌沸萬

里之濤浪息波恬瑞氣靄三山之邑班超三十六衆威震羌西謝翺八千餘人功成淝水自古已然于今爲烈匪繄人謀之允實緣

神力之宏海甸屹若金湯永爲功德不祧之祀東南安如磐石賓禰厥靈最赫之神老幼競持酌醴共致明

禋

國家載錫璧圭用光

寵命肅几筵於吉日崇榱桷於千秋下土臣恭覩其休敢獻頌以颺其盛係之以贊曰

天輔

國

南岳莘氣湄水凝精曇花煥彩名媛挺生德佐坤極道配乾清紫微恊輔水府權衡仁心廣運矜此遺氓𩇕驅蛟鱷風掃鼉鼊波瀾靜晏海宇昇平體

國神力鏗鏘來崇廟祀奕禩維禎

得一道人曰此乃丁巳之春乩筆以此命題神預以蕩平告也至甲子年始應立筆揮成不加點竄乃知古人倚馬磨盾不足奇也

黄叔威曰雖頌天妃可作閩南露布其筆力壯勁

處幾於翻蜃樓而走蛟鰐

題陸山人像贊

若有人兮山之曲。荔其衣兮蘿其屋。石巖巖兮作鄰。泉淙淙兮濯足。豈其泥塗軒冕而嘯傲於岩谷。抑倦遊燕豫而將返夫初服。而君乃頹兮處順淵兮獨復。齊萬有於方寸。渺兩大於一粟。

題孫蔚若漁山圖像贊

萬壑皆秋衆山落翠白雲在天黃花滿地將枕流洗耳或漱石而礪齒若人乃振衣千仞之巔將投竿於溟渤之涘噫嘻君方以太虛爲舟六合爲櫂淸飈爲鉤明月爲餌網巨鯤於北溟稓長鯨於西溢烹六鼇如小鮮醢二龍爲一器造物方怪其貪慾公亦憚其饑誰云志不在魚徒顛倒乎斯世

得一道人曰贊語壯闊當之者難矣

龍堺

天心

玉林和尚像贊

秋水為瞳面滿月相好威儀無欠闕想見說法時天花如雨悅

某上人像贊

戴竪鬚眉星寒眼角拂子右拈如意左捉道是度人心切兩手齊來詎知色相本空四大無着

檀波上人畫像贊

戒律精嚴應自許慧遠北來何事大千世界盡虛空隨地是安身處　獨坐匡床誰共語只許念珠作侶靜中一口吸西江灑作長安法雨

觀音大士五十三像贊

第一普陀正面法身

靈鷲分光。普陀示現。惠我衆生。同登彼岸。

第二雲中騎吼迴顧

法相巍然。座昇金吼。憫此羣迷。空中迴首。

第三現鬚眉相藉草舒右足而坐

女身說法。愧彼鬚眉。法性常在。觀我于思。

第四趺坐蓮花上

地湧金蓮。法王寶座。願天人師。分香一朶。

第五騎獅子雲中童子白鷴隨侍

獅吼雲中塵夢驚起白鷴鼓翼童子頂禮

第六足蹈鼇背俯視下方

鼇背騰身飛渡雲海俯視塵寰法種誰待

第七趺坐磐石雲出石間白鷴飛回

雲飛出石鷴飛知返法性寂如其則不遠

得一道人曰如是如是

第八趺坐觀水中月

月在水中是一是二大士垂慈闡眞實義

第九竹林中童子合掌作禮
寶鬘珠瓔竹林現像三千大千普同合掌
第十蓮葉渡海白鸚隨之
一葉蓮舟眞人飛渡白鳥隨波勞我廻顧
第十一倚石而坐龍女執瓶侍側
經在石上水在瓶中大士女童法性本空
第十二立蓮葉上渡海白鸚飛來
止此法航歷遊性海衆生皈我尚堪共載
第十三手持魚籃欲授童子

得魚忘筌何事携籃接引童蒙且令負擔

第十四携籃貯餅餽四五具童子拜請

衣鉢相傳　餽亦爾拜請雖慇非時勿畀

第十五遍地蓮花手執魚　獨行

遍地金蓮携　獨往臨淵羡者誰能結網

第十六被草衣執寶塔童子禮拜

草衣擧塔褐中懷寶爾以誠求同觀大道

十七獅座蒲團白鸚瓶柳

大衆瞻禮向此蒲團佛在是否聊作是觀

第十八坐海中石上童子現圓光有雲覆之

塵浪下翻慈雲上覆一心歸依圓滿成就

第十九背坐倚楊枝童子自後匍匐白鸚飛鳴

接引

匍匐以求忽然在後白鸚叫呼楊枝拂手

得一道人曰隨境得圓通妙諦

第二十虬髯抱膝石上獅子穿右而過

獅子奮迅金石爲穿虬髯壯士孰譚嬋娟

第二十一立圓中手托蓮花

同在園中孰處其外微笑拈花此意誰會

得一道人曰妙諦觸境隨手而來可謂圓通無礙矣

第二十二端坐海中石上瓶中蓮花一朵

塵浪掀天不侵法座瓶中青蓮亭亭婀娜

第二十三倚石焚香手執經卷

慧從見生三藏備具慧從聞入妙香一炷

第二十四胷現蓮花韋馱空中合掌

蓮臺九品示現靈臺護法諸神咸稱善哉

第二十五支頤而坐神龍擎珠上獻

蜿蜒毒龍明珠上獻我自有珠大千照遍

第二十六坐蓮花上童子自葉上執瓶遙擲

是佛是童誰與誰受是葉是花孰先孰後

第二十七足下瓶傾水湧童子投身水上

瓶傾甘露法水騰沸童子欣然捨身如葉

第二十八趺坐石上荷花無數遶之

片石危坐金蓮繞繚法性堅凝佛光四照

第二十九雲起水中蓮花簇擁

蓮在水中或在雲際大地山河同現聖瑞。

第三十雲中正立童子禮拜

一切衆生同心瞻拜願此慈雲遍三千界

第三十一立淨瓶上渡海童子立蓮花上渡

法海慈航總無定相瓶臥可浮一葉衝浪

第三十二手執楊枝龍女前導

甘露楊枝普施法雨利益衆生天龍拜舞

第三十三坐大海浪中石上

塵海常動覺海常靜一動一靜孰是眞境

三十四坐海岸上童子在浪中禮拜

逐浪隨波但知稽首彼童之心是耶否否

第三十五龍女自座後拜大士廻顧

瞻拜旣勤佛亦一顧彼有心者皆令得度

第三十六左手執淨瓶右執楊枝遍灑

坐也楊枝行也楊枝隨地甘露一灑均滋

第三十七手執魚籃廻顧童子

目顧童子手復提籃魚有佛性與汝同条

第三十八蒲團上手執念珠老人扶杖指問

引導有緣念佛無他扶杖老人指問甚麼

第三十九童子舉淨瓶鸚鵡飛來就之

淨瓶舉處鸚鵡飛來化機禪意了不相猜

第四十神負童子雲中大士迴顧

得乘神力負登雲端悲心遙注天眼垂觀

第四十一坐蓮葉足踏蓮花

蓮葉爲座蓮花承足普願衆生蓮池根熟

第四十二倚石而坐童子伏地禮拜

求無上道五體投地念到無念即一義

四十三鼻中光現大士立花上童子合掌

光中化佛無非自性善哉童子合掌恭敬

第四十四竹林中手執經卷

不離竹林跏趺石磴闡無字經待誰諦聽

第四十五七寶欄楯蓮花繞之

勝報莊嚴世人皆識隨地修成應須省得

第四十六榻上重茵而坐

細氈重茵現大自在觀聲聽色圓通無碍

第四十七衆夜叉爭扶法座

天龍夜叉爭扶法座各自發心莫論幾个

第四十八坐蒲團上童子手擎鸚鵡

法性眞空何分物我手中鸚鵡擎放俱可

第四十九現老僧身手擎香爐煙中現大士相

爐煙一起雲靄空中對面者誰變化無窮

第五十雲中現佛相大士作禮

雲中一佛禮者一佛是爾是我如水中月

第五十一坐竹林中童子立危石上稽首

危石稽首皈依彌切能勿垂慈慇懃拯接

五十二騎象雲中

以大神力調伏狂象任意遊行人間天上

第五十三散髮虬鬚草衣百結蓮花作圍繞之隨願現身變幻奇窅一片婆心何時得了

得一道人曰隨手點染皆有禪機妙諦棒喝眞具千百萬億化身手段者舉世讀之應爲下拜

張明黃遜齋銘

泰華受塵滄溟承潤凡百章縫厥修惟遜傅巖納誨斯義肇彰志滿聚成氣盈導荒謂余屬明眯照在聽曰余聞聰遽轟聽愲名眩鼠璞技鈍棘猴凷陳玉瓚奚侈函牛夜光潛淵以游以泳連城韜荆追琢是用布帛菽粟味泊彩纚濫不厭服馨不厭咀朝斯夕斯載升惟旭假石他山敢告司僕

得一道人曰蘊藉深厚古色斑駁夏彝商鼎非耳目近玩也

靜遠齋自銘

坤藏其用而一德承乾艮止其初而貞恆不騫寧吾神息吾肩以延吾年

得一道人曰靜遠取象又得地山之謙仁者之壽

硯銘一

有扁斯石追琢其章告于文人邦家之光

硯銘二

我心匪石溫其如玉維其有章聞于四國永言保之君子有穀

硯銘三

他山之石如圭如璧君子萬年矢其文德

硯銘四

直方大以中正其德剛其文炳

硯銘五

文明以止觀國之光至靜而德方君子以自强得一道入曰湊合天然古茂名貴文心至此信手拈來條條是道矣

杖銘一

輪菌盤屈誰爾容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持危扶顚舍爾何須吁

杖銘二

登高行遠吾志弗縈借資扶老課饁趣耕跬步必戒幸毋我傾

方竹杖銘

爾類皆柔而爾則剛爾類皆圓而爾則方不用不舍非行非藏於國於朝曷於其鄉曰危爾扶曰顚爾匡

姑隨地以徇俗

得一道人曰深厚蘊藉立言有體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十七目錄

傳

十七卷目錄終

許母黃孺人傳

許有介先生之元配黃孺人永陽太史坤五公女也太史學問深博爲當世宗治家肅而有紀孺人幼嫺孝經大義母張恭人疾篤刲股以療殆而復瘳其天性淳孝自爲女時家人已驚異之矣太史與學憲許玉斧公同舉於鄉先後成進士文章聲望並價一時歡相得也玉斧公分憲浙東坤五公邑於山陽乃爲有介先生締姻焉于歸後以學憲公命奉太姑李淑人姑劉淑人歸里孺人各事之以謹處妯娌尤能和

曲盡道得其歡心學憲公及淑人之先後逝也時太淑人年九十餘矣孺人侍盥饌必親問省必敬病必嘗醫藥歿則盡哀盡禮不異淑人之所以事太淑人者焉淑人女三其二尚未字也孺人撫之教女紅書史及笄而奩飾之屬皆躬自檢理務極精良蓋諸姑之於嫂猶母也孺人既爲姑盡婦道復能爲姑盡母道而皆不煩有介先生一言以故族黨姻戚諸大小親疎莫不稱孺人賢

朝鼎建有介先生自以故家子弟遂自放於詩酒文

章又天性倜儻不問家人產業孺人欲成其志也凡租課桑田以及賓祭贈遺周恤親屬無一不躬任勞者而先生所交與皆海內知名士座履常滿當其酣歌索句累日達旦以爲常孺人主中饋忘寢食無幾微見於顏色有不充卽屏簪珥爲具不令先生知也蓋庶幾古雞鳴贈佩之意焉孺人擧丈夫子不育時年尚未三十也而孺人自幼讀書恭棃木逮下風卽決計擇名淑爲先生嗣續計然非先生意也孺人力贊之連擧丈夫子二郎不棄不入兒弟也長君不棄

幼嬰痘疾幾殆孺人抱持二十四晝夜困頓不倦目幾失明而長君竟無恙微獨孺人忘其非已出即家之長幼莫不以爲孺人之愛篤于所生也癸卯夏有介先生寢疾孺人躬侍湯藥者累月百計問醫呼籲竟不起時長君年十有四仲君甫八齡耳孺人撫靈牀慟曰以是藐諸孤未亡人不得即相從于地下未亡人之痛也然以是藐諸孤未亡人遽相從於地下而不克令其成立是又亡者之慼也用是督二君雖愛而嚴常曰而父行其志吾不願强也然光大門閭

亦賢子孫事也爾曹其勉之以故不棄兄弟篤言行慎交遊所過從皆其父執與世之先生長者歲辛亥不棄省其叔父侍御公於京師遂入國學讀書不入亦補弟子員文聲籍籍鄉之士大夫羨不棄兄弟皆推本孺人之教不衰孺人曰今而後可以見夫子於地下矣蓋自先生歿後族之子姓罕有覿面者每歲時伏臘未嘗不撫櫬而慟絕而復甦也無何而變起甲寅逆徒相煽狼顧虎覦縉紳子弟無日不在憂患中攘臂濡首者比比也孺人曰爾叔父受

國厚恩爾曹雖未一命亦儲材地也且若輩其可立待
乎毀菽飲水屢瀕困辱而不悔也
王師南下衆方以兵革爲虞孺人曰見天有期矣夫何
憂己而關省晏如卒如所度南北道通侍御公得家
音歎然益歎孺人之先識也丁己冬孺人遘疾進藥
餌則却之曰未亡人一日之生一日之戚也今諸孤
長矣幸可告無罪于九原庸求生乎不棄兄弟徬徨
迫切徧呼籲于天地神祇減年請代諸媳皆晨昏侍
奉無間孺人憫家人之孝思勤勞也乃强進藥疾革

呼不棄兄弟謂之曰爾父承祖之志爾曹光祖之業一也篤而友于和而妯娌無隳前人家聲勉之而已且今日余歿得題其旌曰

清故某孺人於願足矣較之告隕於三載顛連困苦僭亂之秋不猶愈乎乃瞑享年六十訃聞於親族里鄰無一不嘆息流涕念其仁孝恭睦之德而傷悼無已云

論曰以余所聞古之名媛多矣未有如孺人之遺大投艱而能勝任愉快者也卽盡道於家惠及子姓者亦不數數見矣至於相夫以成其志教子以堅其守

明于大義如孺人者尤未之前聞余與侍御公官京師爲忘年交聞閫德最詳及歸與不棄兄弟同際艱危晨夕與共有子姪諠故爲約其大者如此至孺人之勤儉整肅歷危困而茹荼飲蘗未嘗刻安處難處之地而能曲折周至使諸內外族戚無間言數十年如一日者尤非余之所能盡傳也存其略以爲彤管之光採風者或有取焉

喬大師曰傳孺人而生前事業德性宛然猶存至于穿揷叫應純從大關節處着眼此文體之最貴者

李葆甫先生傳

李葆甫先生名日燦閩泉之安溪人也少卓犖不羣總角能文頃刻千言矯矯有奇氣郡士大夫咸器重之以諸生高等明經入太學先生學根抵六經而文章出入史漢議論英闢迴出人意表性好施然諾必果自是都人士莫不知有李葆甫先生也先生狀貌魁岸奇偉氣度深沉負大略其爲諸生時值明季天下多事乃益探孫吳陰符之祕思得一當與人談及時事則喟然太息忼慨有國士風里中有執政家居

者先生條上便宜十餘事皆切中當世務執政者必
異之而時事已不可爲矣

國朝定鼎閩以海濱輯寧未幾而未霑德化諸縣萑苻
嘯聚掠居人以要重賂有司莫之禁也先生有弟及
弟婦暨從子十餘人俱陷賊中先生天性孝友竟身
詣賊壘陳禍福賊大感動將釋之適有阻者遂不果
先生亦竟得脫歸乃悉捐家貲號召三縣子弟謂之
曰禖甫弟困于賊待救之日久矣吾義不與賊俱生
孰能與我同仇者乎里人感其誠咸附焉得數千人

時賊據險立營備甚嚴難卒取也先生偵知山後峭壁千尋防禦稍疎乃募樵採十餘人夜半緣崖先登餘衆蟻附而上截竹爲觱篥吹之呼聲動天地值大氛霧咫尺不辨色賊出不意驚駭奔觸輒殲之賊棄營宵遁乃乘勢追奔逐北前後設奇出險攻戰五閱月虜以百十人破其黨數千衆賊窮促請降諸子弟後先得出三縣悉定有司上其功將大用賊黨以他事擠之竟弗錄先生夷然弗屑也蓋先生以書生數月而平巨寇蹟最奇孀人走卒皆能道其事太學期

瀨得郡倅棄弗就優游田園課子弟讀書其視世之
因時會以取功名者固不以介介也今先生年六十
餘而意氣矍鑠論事磊落超特不減少壯至胷次瀟
灑則若充然有得者蓋先生之神明遠矣
論曰李葆甫先生固當世所共稱豪傑士也然世多
奇其破賊一事乃以不大用於時設施未竟爲先生
憾其知先生者已淺矣夫所謂豪傑之士者其用意
深遠初不必盡令人知之其抱負所存亦不求當世
共見之也至於天性所備義勇奮發亦取慷乎之假

由此而握金虎符封侯萬里外而寧有加焉昔師尚父年八十始秉鉞建旄當其垂綸渭濱鴻鵠未舉神龍不雲寧遂無以自異哉然此可爲知者道未可與拘瑣齷齪之士同日語也至夫棲遲泉石樂其天眞較世之執圭膺組而俯仰趑趄者世必有能辨之又奚俟予言

得一道人曰摹寫戰事精神生動不減左史贊入蔚宗史中幾莫能辨

王方穀曰負大略人未有不深沉者兩竟字是大

略人身分不令人知是大略人胷懷屠羊肆終不改其屠羊與范少伯屢致千金是一意洴澼纊由之封侯又何足道哉

黃叔威曰簡潔有法神似龍門

解介士傳

解敖者吳人也其先狠蟷妻曰博帶夫婦佐禹治水導江入海有功帝念其勞使主江淮南海之祀而納藁秸焉周太伯入吳其子孫有牟氏實佐之族益蕃支庶食采於解遂別爲解氏自解狐解揚顯於晉族實聚於吳至敖而始大敖少以武勇聞好被介擁劍横行江淮其族人散處田間率不事力穡伺歲熟率其宗刈鄉人穀盡斂致於敖以故吳稻無遺種焉鄉人苦之會吳王夫差將修怨於越下令國中募介士

無應者夜夢蒼衣丈夫介而殳突入王宮寤而悸召太史筮之得離之解端策而賀曰他日之獲非麟非凰非鱗非翔黃中而負筐玉質而金相於象爲離於姓爲商曰充蒸嘗吳其爲諸侯之強乎無何國中有以敖名聞者吳王使延致之敖恃險竄草澤不出其族人爲毒益甚捕之急弗得王念伍員者故蘆中人也使將兵以往員曰吾聞敖勁而鋭然無腸可智取也選壯士伏大澤中夜縱火敖果率衆譟而出悉擒之加束縛獻俘於王王使太宰嚭詰其狀敖怒目前

曰王今所早朝而晏罷者非越乎顧越如數輩且百數種蠡二豪在焉王其圖之臣請以子弟千餘自江浮海箝制其後庶可以得志數應對不屈咳吐皆珠璣吳王大奇之使太宰解其縛饗於章華之宮自是嘗被介侍左右其宗人率水軍浮海一如其策卒破越强吳者數力也數外剛內柔與人交剖心出肺腑相示久不厭自吳王後宮太宰以下士大夫國人皆器重之爲王宣德意膏澤必下究焉然性躁而多言且自負其先世以爲在豕韋氏之上又嘗慕衛史魚

晉羊舌氏之風太宰嚭抑之教不能平請與論功曰王有事於越吾子弟出死力負芒披葦入海望潮撥棹蒙虎皮以冒鋒鏑羸弱皆勞於王事子孰與我太宰曰唯唯教曰王盟於黃池吾拓地東達淮泗西至豫章九江數千里使七十二諸侯皆有闕子孰與我太宰曰唯唯教曰王與西子宴于姑蘇房諸大夫獨吾與執火者侍王沉酣達旦吾每節焉子孰與我太教曰唯唯宰曰三者皆吾下而嘗吾抑何也太宰曰方子見縛王實使我裸治焉子雖赤心微我安得進

欵不應然心惡其專每動作微銜制之自是太宰欲害敖無虛日矣敖侍王久與左右益狎微有所中傷太宰乃讒於王曰敖悍而兵利身不可近也昔管仲相齊以鹽筴霸微敖莫可事此者乃邑之海鹽三百戶敖謂其屬曰王信讒而厭剛吾懼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速營糟丘吾將老焉自是緘默不復言竟老於海鹽越滅吳其子孫或改爲彭氏漢興彭王佐高祖有功以叛菹醢其族多散于江淮南海尤盛云

太史公曰余與欒生遊欒生爲余言其祖布爲彭王

客時王嘗遞其先世如此敖將卒謂諸子曰吾族起田間以介士見知於王公士大夫於願足矣吾子孫或恃武弄兵以橫行天下吾恐若敖氏之不血食也至彭王果應其言可不謂智哉使彭王守先業勿替臣節芳流天壤當與借箸分肉之功爭烈竟以肆毒自醢其宗悲夫

得一道人曰奇幻救勝毛穎寓意乃在一贊試想却有裨名教

黄叔威曰逸宕奇肆出入左史贊雄邁絕類子長

曾二改傳

曾二改先生字惟佐志在朝夕改過號曰二改慕曼倩吏隱譏世以依隱名其堂公幼倜儻不羣操觚即先正自命辛卯以易中副車更禮經甲午領鄉薦制義衣被天下三吳名士翕然稱大家總角爲詩歌古文辭自左國秦漢而下喜昌黎臨川及老泉顧不喜柳州詩直步高岑刻依隱堂詩略百餘首多公未筮仕時從諸名宿倡和作也乙巳從選例司李廬江廬舊有冤獄案已定讞倒圖者二矣公不欲以人命徇

人卒平反之活八命爲政不茹柔吐剛人不敢干以
私事至立剖庭無留牘每讞決必其難其慎折衷于
情理法復分不寐得情而心始安改補豐潤適計部
以豐地膏腴入八旗以他州縣地償民仍輸糧豐邑
豐地畝糧三分他州邑乃數倍不等民甫失業新地
未及田而責重賦民大困公屢請於撫軍不獲乃躬
詣保陽向撫軍及監司反覆推論李得疏請圖邑如

聖駕

大蒐幾輔辛亥

更生歲庚戌

駕幸留都謁
陵公飭郵傳備芻茭豐邑父老子弟咸喜覲
天顏若不煩供億者蓋公凡事每捐橐以甦民而民不知
也然仕宦歷年而閩中田廬蕩十之七矣未幾以治
最擢宛平畿內奸民多恃旗勢譬良善公抑强扶弱
半載而豪猾斂迹聲望重長安諸名公鉅卿皆以臺
省相期竟以他案詿誤已乃補秩留都之承邑承故
民稀事簡公到値有輓漕邊外之令伐木治運艘練
舟人編戶寥寥當事束手公性明敏有識斷大利害

一言而決又善委曲調劑既無悞公而民陰受其賜當事倚爲直公遇事每肩艱鉅不辭同官樂得爲領袖當其見力已定雖賁育不可奪人或憚其倔強然究未嘗不諒其廉平無他也公伉爽不飾邊幅胷次瀟灑無纖介嫌疑與人交不設城府不爲鉤距出肺腑相示以恩怨聽之人受託寄必竭力爲謀雖被負累不悔家居無獨酌遇良朋則達旦豪飲不倦兩戴節推三爲邑令無入幕之賓入其室几案琴書蕭然若無錢穀簿書之責者自司李廬江後以刑名至

重不專意詩文然間有題咏必力追正始嘗自作小傳與致磊落在筆墨之外始公登賢書余在襁褓中後同官京師爲忘年交余坐謫戍居瀋陽公蒞承邑下車勞苦如平生歡余幾忘在謫中公亦忘余之在謫中也公負廊廟才而寄懷丘壑寫像扁舟垂綸不讓千當道之名卿大夫而屬余一言余欲成公之高致也乃爲叙次其略係之以贊曰

濟川其具滄洲其趣一瓢千卷科頭箕踞掌握絲綸中流砥柱汪汪千頃霽月光風吾將遡公于毫素

黃叔威曰傳曾公面如其作吏著績豪爽慷慨處寫得精彩躍躍欲活可傳洵史筆也

丁夫子傳

嗚呼歲戊寅季冬之月始得亟聯謁我

濟園丁夫子于燕邸距庚戌受知二十有九載矣夢

鵬不幸遭謠諑遠謫留都辱身牛馬弟夢鵬復受我

夫子知列弟子貫願又碌碌無似至戊寅十月鵬蒙

聖天子鑒其冤

恩召入都置

禁近侍

皇三子誠郡王讀書未幾聞吾 夫子寢疾逾月遂捐

節湊山梁木之痛莫能自勝纚纚哉　夫子生平以
入事君大節近世所稀不可無以傳吾賤不足以傳
夫子竊考古名公鉅卿其門生故吏或爲之述其行
以求表章于當世爰以行述體爲傳考其家乘兼採
諸鉅公誌銘序文其大者俾後之史氏有所據焉按
夫子先世湖南醴陵唐弘道中始祖其介豐城遂家
焉世有顯者父某隱居不仕天性孝友讓產恤孤族
有曲直待決焉舉丈夫子四　夫子其次也幼警敏
日記數千言讀書至丙夜不休太淑人慮其過苦止

之乃藏燈默誦九歲太淑人先逝値鼎革江右荒亂
播遷靡寧偕諸昆弟奉　太夫子採薪供爨甘旨無
曠歲丙申補弟子員屢試列高等四入棘闈丙午舉
于鄉丁未成進士選讀中秘書不事干謁至于
國家典故政治因革皆留心講核居恒謂士君子立朝
大則行道濟時次則唯是矢公矢愼以人事君於讀
書初心庶幾無負己酉改授戶部雲南司主事漕務
煩劇綜核精悉大司農倚重焉庚戌分校禮闈得士
二十有一人選庶常者五今司寇總督兩江張鵬翮

詹事府少詹朱阜侍讀學士德格勒秦中學憲俞陳琛而夢雷之不肖與焉其他入爲曹郎出歷方面縣令所至皆卓有聲稱人才爲最盛辛亥督畿左會出納惟愼以外艱旋里廬於墓所服闋補戸部福建司員外督漕通州悉革陋規弁丁勒石頌德晉工部虞衡郎中內務府一切供應嚴壁立辦壬戌督理內河不憚勞瘁未幾擢福建學使者慨然曰今而後庶爲

聖天子簡與才以成吾志乎且八閩吾高祖宦遊地當年以廉約自奉故有豆腐御史之目今寧可墜前人家

聲自是按部所至絕苞苴杜請謁所簡拔八郡一州五十七縣悉皆孤寒知名士先是閩經寇亂賓興典停者再學使者又貪黷相望而閩士習敦樸恥改業至白首抱殘經不得一青衿士氣沮喪至是每榜出鼓舞懽呼有至感泣者吾　夫子又加意訓導頒立條約釐正六書每試日自作程式以示諸生即拜跪揖讓之儀莫不從容立之規則修諸郡邑

廟暨先賢祠重建福州名宦祠及三山書院道山朱文公祠延平修正學祠士心競奮甲子鄉試新進獲

雋著二十七人餘皆歲科前列而候官一邑新進十五人其一早殤十四人先後皆雋得人之盛前此未有也乙丑復命琴書襆被外無長物諸生徒聚擁馬首不得前諸郡邑爭建祠立碑會城紳衿祠之于道山景堂又刻木像祠之奎光閣甚且配祠之於關壯繆廟比戶頌謳稱爲

國

朝四十年來文宗第一殆無愧云丁卯分藩山左汰胥吏絕餽遺修葺城垣官舍新學宮創書院講堂皆不取之民間又延師傅命諸生講課清復學田三千

畝有奇以贍貧士掖邑科名不振至庚午獲雋者三人時值登萊二郡洊饑檄借近州縣倉穀設廠煑粥以待閒親詣嘗其可否遠地不赴廠者給以銀錢全活數萬計招徠流民使各復業二郡以寧萊治距海民皆業鹽輸課官民便之有奸商速土豪爲龍斷鹽價頓增乃詣省力言利弊于當事除奸商復舊制比自省歸合郡焚香頂祝相望於道有墨吏自知無狀以賄求容力拒之卒於計典罷去土豪某結守令爪牙爲奸萊民怨入骨髓廉得其狀寘之重典在任七

年以丁繼母艱去任民皆號泣罷市居家修家廟宗譜卹族姻鄰里之貧者爲之葬埋婚娶藥病人救溺女瘞枯骨贖俘掠甃衢路修橋梁生平旣不事封殖又性好施予以故橐無餘資薄田僅供饘粥或諷以宜爲子孫計者答曰子孫賢無事此否則當令自食其力耳丙子服闋入都己卯夏卒于京邸年六十有三所著有理學源流問心堂劄記豐城文獻五花閣詩集校士存稾衡文七則八閩學政登萊政略數十卷　吳子生平襟懷灑落口不言貧而施予不倦平

居無疾言遽色在官未嘗妄撻一人僕隷不輕訾詈而鋤奸剔弊則毅然不可奪恂恂不務虛名而奬拔人倫所造就皆綽有樹立其卒于京邸也値闈中選拔公車入都者多門下士皆哭失聲去蓋夫子當官政績多可紀約其大者如此當世或知余非阿所好云。

論曰我

國家自

世祖章皇帝赫然置不肖主司于法而二十餘年中科舉之

弊一清我

皇上禮遇臣下欲以德化其貪而近世士大夫多貧困不

克自樹立遂至甘負

聖慈冒法禁不顧然卒以敗兇者亦僅矣嗚呼吾　夫子

庶幾媿以人事君者哉

得一道人曰神似遷史敘事皆據實不事增飾關鎖

過接處得法便令精彩躍如班范以後恐未易到

此

副都統吳公傳

公諱吳申姓鈕祜祿氏父巴顏天命初爲薩爾滸城守尉生公公幼即能持強弓善騎射嘗獨射殺一猛虎每陰霧晦冥夜行不迷所向崇德五年年十七入伍隨
太宗文皇帝圍錦州松山十七年隨巴顏貝勒入關攻臨清順治元年隨
睿親王敗流寇於山海關追至保定身先士卒又隨都統葉臣平直隸河南山西諸州郡所至公功爲多有

旨于葉臣所部擇精壯士隨　英王進勦陝西公與焉戰于延安公左股中流矢先登突陣射殺四賊衆皆披靡賊遁入楚公從都統吳賴追之値雨水漲縣四十日平地水數尺我師援絕公製木筏率數十人以往過深處公命士衆坐筏上身浮水拽繩以渡數日得糧米牲畜以歸氣始壯及戰公率先躍賊首舟中獲僞國公舟敗其衆左良玉以兵降遂撫定之三年從

王定浙閩招海寇鄭芝龍以唐王歸四年從將軍喀喀穆援西安賊兵盛將軍遣公突圍出七晝夜入都請

濟師仍隨兵抵軍前先登突陣解其圍及勦賊季龍於三原縣也以道狹不能進衆皆徒行猝遇賊公射殺數十人有賊從谷中突出刃傷公腦後及右額公不及拔刀以弓擊賊奪其刀傍賊刃斷公左手三指弓墜公猶挺立羣賊鎗戳公膝鐵鎚傷公項乃仆頰我兵救至得舁歸軍中越宿而蘇軍中稱爲鐵漢賊季龍得公弓不能張後歸誠以弓饋公以左指筋斷故亦遂易弓然所易弓猶非衆人所能勝也延安賊王雲祥以二萬衆犯西安喀喀穆令副都統薩藹

庫提督李世忠分禦之師至白水縣縣已從賊攻其城公先登克之而賊勢張甚李世忠所轄半已隨賊餘衆皆持兩端謀渡河以避賊鋒賊追迫副都統將戰公曰不可我衆我寡不早渡河將殲矣師速行我殿之遂渡河比公將渡而賊至公射卻之遂亦渡薩褚庫欲毀橋公曰不可賊何難修一橋不如留以疑賊賊果不敢渡會日暮欲安營公不可曰賊相距不遠夜必襲我遂行夜失路公前導之比明與定西將軍璺爾根兵合闖賊距二十里進擊之公陣斬偽將

數人所乘馬血染皆赤大軍隨公進大敗之王雲祥以妻子奔延安餘堅守蒲城蒲城爲延安門戶將軍議攻之擇軍中驍勇者先登公背繫小旗執短鎗懸刀手腕先登及半賊下大盤石中公左臂公攀梯得不墜及堞而餘衆始登梯公左執鎗右揮刃騰躍而上賊辟易公殺十餘人而賊四合刀劈公背頸被傷次登城者方及堞公手援之以上賊又以鐵棍擊公右腿傷二齒公奮勇揮殺殺兵蟻附皆登遂下其城公隨定西將軍前進延安王雲祥知蒲城已失遂自

旨賜。

到死餘黨以城降賊首平四率三萬賊屯階州戰于甘泉公先登射殺三人衆繼進賊不支遁至階州平四出戰公又率先射殺二賊遂大破之九年二月論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奉

名巴圖魯言勇冠軍也十一月隨喀將軍攻廣東公統右翼大兵攻下其城賊登城內景山大寨又攻克之賊首何善周墜井死十二年隨都統伊爾德以舟師討舟山賊與都統柯承楨屢敗偽總制陳六羽偽應義伯阮賜等十四年十一月論功加一拖沙喇哈

番十五年都統明安達禮援江南公爲前鋒僞都督楊文英領百餘艦拒敵敗之獲其六十九進至庇港又擊敗陳副將生擒之奪其艦舟山遂平康熙元年
特旨授杭州防守禦八年杭州副都統闘喇擢將軍
上命圖喇擇防守禦中賢能者補授副都統圖喇以萬塔哈拜邑名上不及公公疏自明
上皆名入京見于武英殿歷問行間前後立功及滿城先登得巳都督本末
上深嘉之即特授副都統時昇平久人不知兵公獨日闘

士習騎射間嘗與文士凌紹雯等講習經史傍及象占奇門莫不洞其要竅十三年閩耿精忠叛公即與將軍圖剌議飛章
奏
聞公身率千人將星夜趣仙霞奪其隘未至而逆黨江元勳數千人已過關前部防守禦黨喀禮與戰衆寡不敵失利公計衢州爲水陸咽喉守江山則賊以偏師綴我而衢必失遂舍江山而守衢
上命
將軍賴塔及總督李之芳等至衢大將軍
康
親王貝子傅臘塔都統喇哈達提督段應舉等分屯

諸要地遂以公守金華會溫處諸郡縣相繼陷于賊賊四路來攻距城二十里許公率驍騎及綠旗分禦之將戰進署護軍統領昂吉圖令之曰爾以軍從樹林隙地進然林中有伏爾軍鳴鸁俟衆軍集後合擊之鋒既交賊陣堅不可動公進護軍夸蘭大納庫尼令之曰爾率軍從賊陣單處擊之賊遂潰公進護軍夸蘭大博特海令之曰公以兵往當擒其魁遂縛賊首顏彪以獻餘衆盡殲之昂吉圖問曰公何以預知賊伏公曰賊急來及林不進欲我往攻林中伏出蹴

吾後也于其不進知之納庫尼問曰公發援師不擊強而擊弱然卒以勝何也曰賊陣堅不可猝拔弱者敗則衆心動孫子所謂攻瑕則堅者瑕也會養性困台州急副都統季爾他布請援師

康親王命貝子傅臘塔同公率師往救之十月敗僞總兵趙明卿二千餘衆生擒七十餘人斬之二十四年又敗僞總兵胡雙奇于二十都殺六百餘人兵至台郡東之小梁山後江南岸民不餉我師而潛供賊貝子集衆議或欲移其民于北岸或欲俘之公曰移民

北岸無田產何以聊生勢窮皆賊耳俘掠則人心騷動良民亦爲寇矣吾土吾民致賊深入又不能勦滅反俘吾民寧有是哉今惟有速滅賊賊平皆吾民矣衆無以奪遂止賊犯台州之仙居駐白水洋公以貝子命往攻之賊倚山自固公夜馳八十里將至白水洋諭衆曰賊寡弱故據險自固然急攻可破也若遲則敵俱至難以克矣爾等夜行已疲且未食柰何衆願乘其未備擊之公鼓厲將士大敗之遂駐其營副都統伯穆赫林以爲疑公曰我師弱殺敵寡當退五

里而自守今我強殺敵多敵何暇襲我據其營則膽落矣遂進軍仙居賊首朱福以五千人固守公遣城相覘畢造雲梯以攻遣軍城南挑戰諭之曰吾置三草舍焚其一爾等舁梯進焚其二登梯急攻諭綠旗將士曰吾焚草舍一爾舁梯以俟焚其二爾等自東面急攻諭八旗將士曰吾焚草舍二爾以梯俟焚其三爾等自北面登城又遣軍伏城西五里諭之曰今攻城三面闕其西賊必從西逝爾等伏于石橋北林中賊經此截擊之又諭守營將士曰爾等夜守營比

明馳南山之麓伏山谷中賊必開西門逦趨爾伏處

與林中伏兵夾擊之已而公從近城高地設草舍以

火焚其三北面軍已登城賊果開西門遁我兵截擊

遂奔西南谷中伏出夾擊盡殲之生擒朱福遂下其

城留兵防守囘至台州公相視地形謂貝子曰台州

東西南三面皆江而三江口往來之衝宜立一大營

于此小梁山及遼队白塔鯉魚等山皆宜遣兵守則

牧地遼闊北山賊亦不能窺且我軍據小梁等山則

賊之糧艘不敢往來城南之浮橋亦固從容相視謡

徑由浮橋進兵圖復黃岩不難也貝子雖是公言而未決賊先據小梁山夜掘壕三重築壘堅守之而我城東不得牧馬北山亦失所恃貝子乃屏衆問策于公公曰及今速於鯉魚山掘壕築壘併以兵守逡臥白塔諸山尚未遲也貝子如其言併立大營於三江口賊不敢窺我師貝子又屢欲攻小梁山公曰徒傷士卒無益也不如從他途出其不意貝子不聽攻之不下相持歲餘公訪知有茅坪武步渉逡三小路可遶賊後請濟師于王公率軍至茅坪武步二路之口

諭衆曰此地大兵難以立營須退三十里爾等修理此路務三日內竣第四日大軍從此兩路進兵有悞卽按軍法公以大兵退是日卽潛由渺邀晝夜兼行衆慮糧不繼公決意前進兩日後茅坪武步守賊知我軍自渺邀行急移兵至公率先擊敗之及凉棚口賊衆甚堅公登高相視路隘石多賊營當其衝公遣官兵伐木製木撒與鑿舂以三砲為號我軍並從高滚木石下擊賊營賊中石者無算衆亂乘勢壓之遂奪其營台州賊知我師繞其後敗遁溫州遂恢復黃

巖諸縣公留守台州貝子至溫州見賊勢盛又從玉
請得公共事十五年二月會養性等夜犯我營陷十
三壘公趣往救之時喀爾沁他布囊何吉濟兒皆被
圍賴公救得免賊昇木馬拒戰我師騎不得進多不
利公收軍仗于南谷中令諸路軍分伏僻地天明賊
陣動公突出分兵破其木馬追至城斬殺無算公預
伏兵邀賊歸路奪其橋賊墜半溺死水中曾養性幾
被擒獲其偽勅印貝子喜抱公曰是役微公事不可
問矣是年八月

王入仙霞關會貝子及公自石塘進貝子問所宜攻
公曰大路備甚固且有伏礮宜旁攻高山上之二木
城賊可破也貝子率衆從大路命公攻二木城是夜
四鼓公步行登山值大霧賊不覺遂攻下木城奪賊
三十三營賊敗遁兵遂得進貝子特疏稱公功
王兵抵省城以公同副都統伯穆林等守延平海賊
吳淕取汀州邵武犯延平公帥師進擊敗之抵邵武
僞將軍彭世勳率所部僞文武官獻城納款耿逆下
僞將軍自顯忠自廣信僞右將軍耿繼善自建昌甯

未定自寧化之羅山皆來歸誠公至汀州吳肅望風遁僞文武以衆降不數日而底定十五城十七年八月與海寇戰蜈蚣山將軍賴塔令公攻其右副都統胡圖搗其左公至蜈蚣山賊立甘蔗地發火器公候左路兵不至乃以所部分兩路擊之公左肩受傷猶力戰大破之賊走無路皆沒于江是年十一月令公至泉州佐將軍喇哈達時海寇林陞于東石築城掘濠屯重兵斷漳泉之路收泉郡七縣糧餉公與將軍密謀聲言將領兵巡海不言行期至夜靜潛出

南門星馳賊城下竪梯登城賊猶不覺遂大潰生擒僞總兵陳甲餘衆多降東石既得而海寇接濟路絕鄭錦窘遂橫索于金門厦門兩島島中民從此離矣公乃與將軍喇哈達計曰海寇重兵守海澄復以渠帥劉國軒拒漳州今聞我水師出閩安鎮又令林陞拒戰勢已分矣兩島民怨入骨髓得一二人潛至厦門達海澄被陷之狀揚古探其虛實約爲內應乘不備而攻之二島可克也將軍如其言遣張瑞祿密語費揚古結施琅之子僞厦門總兵施亥許以水師提督

于潯尾舉火爲號未幾畢渡施亥被害海寇復搜其黨與廈門總兵吳國俊等不自安于是月廿七夜火賊宮殿民皆鼓譟公與將軍喇哈達巡撫吳興祚等星夜馳應復促水師提督萬正色自潯尾抵廈門吳國俊獻城歸款而金門亦歸誠矣公自十三年四月出師在外勤勞者十載浙閩粵以次平定於二十一年十一月旋師前後出奇制勝擊賊恢復城池凡九十九事屢疏具題奉

旨議敘者一從優議敘者再而樞部論功遺其六十一事

且以在江山不能擊賊在台州不奪小梁山在海澄不能克祖山頭三事將功績三十餘事抵銷去把圖魯之名而副都統及拜他喇布勒哈番拖沙喇哈番皆削去公具疏登聞通政司都察院自白皆不得達乃築室西山之平坡每歲二月居山課耕十月入城至三十二年七月擇地延堪輿相視爲其先人遷葬畢覺體中不適自山歸醫藥罔效長君戶部員外郎圖爾泰彷徨無措公笑曰爾何愚吾年已七十矣必欲百歲乎年太老亦何味也舊同事諸大僚視疾或

以溫語慰藉公笑曰吾年七十豈懼死哉顧自少壯執弓矢從戎事以報
國家今不死于戎行死于牀席婦女子之手為恨耳取箠視將有書復止諸君跪請公曰我之誨爾非一日矣平時言行倘不克遵何以亂命為越二日晨坐謂諸子曰吾自幼身冒干戈死而復甦者數四吾神不亂爾等無多懼多哭以溷我又三日起沐浴畢呼諸子入曰吾言吾心盡矣言畢瞑不語氣漸微端坐如常至夜歿享年七十公勇力絕倫而深沉好謀略剛

能動國

方不屈於人而折節文士虛心延訪必盡所長號令嚴明而視卒如愛子其自浙還京師也浙人攀留遮道有送至數日不忍歸者

論曰昔杜元凱有平吳大功而洛中之饋不絕往事於今可慨已閩自耿鄭二逆之變身不履行間而冒功至左都督者數百人從

舊出奇制勝如吳公乃不能以功掩罪將謂

國家賞不私暱近罰不遺遐遠用以鼓舞疏逖之勞臣耶於戲角巾私第口不言功於大臣之義則得矣特

節封疆中樞握柄而黨樹非類使孤忠戮力萬死不顧一生以衛社稷者終身淪沒於

聖朝。核功罪惜名器至意不大有負耶

聖天子日月之明無微不燭採諸見聞事期傳信庶幾九

皐聞

天之一日云爾

得一道八曰數行中無數曲折此法唯左氏能之史漢遂辭費矣至敘戰事簡論兵反詳此等處皆筆

筆左氏非近人所能贊名論宏議筆力直可扛鼎

當於東西京之間求之

歲丁巳之夏泉郡恢復安溪同泉郡諸紳入謁

康親王辭歸約余偕行卜居湖頭至郡城諸紳十三

人延余同遊清源山是日登其巔余望城中氛

甚惡余欲留宿山中安溪堅持不可遂歸入城

夜宿黃氏宅傍城之西夜半忽聞城外喊殺聲

城上砲聲不絕已而鐵騎奔馳喧言賊入城衆

皆起安溪彷徨無措從余占之余仰觀良久答

以當有賊圍城城中有內應然無傷也衆禁不

敢出語余適病咳衆患之且私議余年少未習事不知利害者余笑曰賊當北走矣衆未信未幾砲聲北向余顧二僕指示曰北有黑氣倘更加大爾呼弓箒若漸消爾等亦休息可矣語畢解衣就寢僕輩亦熟臥諸公戰慄達旦比天明安溪入弓臥內撾床呼曰賊至矣弓箒笑曰賊來爾安得至此安溪乃強弓起叩弓何以望氣知賊有無余笑不答且辭欲歸省慰老父安溪不可曰我當歸湖頭習爲我覘途中賊有無若

何余諉之至暮余告曰賊在北不在南恐正當
爾歸途也衆訝曰海寇自南來潮退則乘船去
無北行理余答曰試偵之至明安溪胞叔諱日
煋者自外喧呼入曰陳先生神人也賊乃山寇
尹公以五百餘人圍城有奸人導之入至鼓樓
我兵射却之今退札某地正當湖頭路也衆皆
駭服是暮安溪復強余再視余答如前至明偵
之果未去也凡如是者三日至第四日余謂安
溪曰賊去君明日可行我將歸省安溪不許猶

未信余言也至次日其素所名募鄉兵百餘人以旗鈴迎言賊當來路昨午後始退某等始得來衆乃大駭謂諸葛忠武之料敵不是過也然安溪自此忌余益甚至戊午歲劉國軒以兵圍泉郡副都統雅公及吳公恐郡中紳與賊內應也紿以議公事覓一館延居之不令歸晝則城上勞師夜歸則與共話衆皆感嘆謂我等惜不得陳省齋在此未知賊退在何日也吳公與其言叩之衆以余舊事告吳公與之以語將軍共

貽書撫軍並請余詣軍前時余在京師有訛言
余道斃者吳公弗之信也遣人至省再三及聞
余將歸皆大歡慶于抵家而撫軍親諳余述將
軍副都統厚意余惘然也撫軍促予行遂謁將
軍及公于泉公出迎大門之外延余上座欲待
以師傅之禮余固辭而將軍及公之禮遇優渥
異常深愧無以酬長者之問也已而予入都公
遣人送四十里外且訂余早歸詣軍前同爲
國效力予憮然曰無庸也君等皆麟閣中人我不得與

且未知所稅駕矣已而余被論詠謫晉都公凱旋在京不獲登堂一晤比予奉
恩旨入都公捐館已數載矣從長君圖君訪公遺事爲傳其略如此撫今追昔欷歔涕零粗述顛末以誌知己之感云松鶴老人識

都統楊公傳

公諱文魁字子偉號逸齋先世　人曾祖紀官和
莽備尉遂家於遼陽子世壯幼有大志未及仕而歿
遺孫汝松從我
太祖高皇帝以戰功授世襲拖沙喇哈番兼佐領隨
世祖定鼎燕京出師山東年三十八道卒元配朱夫人生公
幼而岐嶷外祖朱文啓有人倫之鑒常謂人曰是兒
必大楊氏之門甫五歲父櫬自山東同京哀毀擗踊
如成人而晨夕慇慇慰藉其母人皆嘆異年十八襲

恩詔

父職掩沙喇哈番少年練達嘖嘖人口順治八年加一級陞爲拜他拉布勒哈番順治十五年隨征南大將軍信郡王征雲南攻沅江府力戰有功先是所兼佐領驍騎校攝之至是當事者以爲言遂於順治十六年復得佐　康熙十三年討吳逆擄部以公素剔歷有聲將遣行都統祖公求烈副都統李公林隆念公素性純孝且母年老猶留之公奮袂前曰公等誠愛我但我世受

國恩今日報

國

家乃所以報老母也其母朱太夫人聞之曰見善識吾志倘此行有所建立可含笑見吾先夫子地下矣遂以部署叅領隨大將軍順承郡王南征師駐荆襄多所建畫身在行間而惟以老母爲念一日晝寢有所夢忽寤急呼家人喬自成王好學兩人曰太夫人其病乎汝二人宜速馳歸省遲恐不及見矣潸然泣下二僕兼程入京則母已殮矣其孝感若此公元配傅夫人恐傷公心摹太夫人手筆爲家信以抱疾得愈馳僕報公信之十七年擢叅領十九年三逆蕩平

旋師至保定始得凶問長號隕地逾時始蘇匍匐廬
於墓次日號慟不絕聲親友勸慰者相屬于道但言
願從毋九原有何官之可戀也旗職例親喪百日即
起視事公欲終三年服制扼於例遂具呈乞休不允
時大學士巴泰管都統事極勸勉之一日隨巴泰入
朝奏事
上問何人衣垢敝至此巴泰以名對且極言公之賢曰此
人事母極孝以出師在外其母在京病故哭泣成病
屢乞休終制臣勸阻之未許

上笑曰旣如是可令易衣巴泰顧公諭曰此後宜遵
旨改之自是乃少易衣康熙二十二年
上大閱八旗文武騎射
溫旨獎諭巴泰復奏此人不獨騎射其治事更練達二十
三年春鄭氏歸誠將設鎭臺灣
上諭大學士勒得洪明珠曰朕憶巴泰常言楊文魁之賢
爾名至閣詢之時巴泰已予告對曰其人信賢吾當
力保閣臣卽以
奏聞

上命以都督僉事鎮守臺灣以長子榮轄其佐領事。賜宴乾清門請以滿洲筆帖式二員自隨特旨俞允後不爲例復賜鞍馬遂抵臺臺本海外紅彝島嶼王化不及番人性桀驁內地民附籍者亦多遊手寬則頑梗不可訓急則易致亂公紀律嚴明而拊循兼至抵鎮卽勤理營務數月皆有條理乃爲兵民講解聖諭俾知孝弟廉節勸農務本使習勤儉恭敬立義學聘內地名儒爲之師置學田資貧士齊火秀良子弟蒸

慕向學內地入籍者益衆介士子弟有發憤就學而登武科第者時有鄭氏餘黨蔡機公者匿島中煽餘氛爲民害至是感服公威德就撫從此民安訟息文武和衷處斯土者忘其爲海外之天也巴泰一日入

朝

上問曰汝大喜巴泰茫然不知所對

上徐曰藍理非陛見朕問臺灣總兵若何藍理對云練兵馬興學校潔己奉公兵民相安每日惟食腐菜朕恐楊文魁爲封疆大臣惟食腐菜居官可謂清矣爾素

言楊文魁之賢朕不意其能若此豈不喜巳泰乃謝

恩而退時藍理又請臺灣屯田可省兵餉欲以臺兵萬

人發四千屯田事下督撫提鎮會議督撫皆互諉不

遠覆公乃特疏言臺灣新入版圖田皆民業奪爲兵

田已萬不可況兵皆內地抽調父母妻子隔海相望

誰肯舉家渡海屯田乎必不可行也疏入奉

俞旨。兵民歡呼載道及舉行軍政劾者人無怨言所舉如

林蘷等多歷鎮帥有聲二十六年春奉

旨內陞本旗副都統報至臺灣兵民爭繪像立祠比新鎮

交代將渡海兵民擁馬首不得前號泣聲聞數里在
道郎擢都統及謁
陵畢入見
上問地方情形
奏對甚悉
賜坐
溫旨慰勞良久復
賜晚膳及茶而退及莅都統事益加敬謹而專以敦節
儉厚風俗勤訓練爲事旗務爲之一新本旗祖氏鉅

族以奉

嚴綸族人暨不敘用適京口副都統缺員有

旨令京口駐防協領來京

陛見公獨以本旗協領祖澤源弓馬嫺熟効力年久老

成練達爲言衆皆愕然

上是公言卽擢爲京口副都統中外頌

天子聖明兪服公之膽識也庚午春噶爾旦蠢動

上命副都統李公林隆統領火器出勦五月

命公同副都統伊雷等率前鋒會同李公相機而行八月

遇賊於烏蘭布通合戰

命公代國舅佟國綱統四旗火器營事十月凱還明年正月

上發帑金二十四萬五千生息贍養兵丁公曰

皇上愛養旗人至此吾輩敢不仰體

聖意與同事會商立庫設官凡出征奉差吉凶困苦皆仰賴

聖恩不至無告又於每參領設一義學擇師教之時勤課試歷科中式本旗獨盛公滋武事而獨留心文教其

識量有過人者公自乙卯感夢太夫人疾遂恍惚不寧或中夜大呼曰吾不及見母矣或數日不食或食不知止人或以為狂久之嘔血幾殆後雖愈終難任勞壬申冬疾作

上賜御醫調治明年奉

旨溫泉養病冬病復大作乞休

予告至甲戌春病篤惟以不及送太夫人終為恨遺命薄葬勉子孫報

國恩無一語及家事而卒

龍。

逸史臣曰先聖謂蒞官不忠戰陣無勇非孝也楊公終身孺慕而出師則慷慨請行遂摧大憝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其在斯人歟其遺愛在海外幾于名伯甘棠固不獨文翁能化蜀矣公捐舘而長君亦擗踊嘔血以至骨立其事母傅太夫人稍違和輒籲皇不自勝孝德相承當世之模楷也夫從勳彝類皆金貂累葉獨公以孝德世其家允名教之光哉

得一道人曰政府不請奔喪而天經地義絕矣此公

何幸以此傳名教竟在干城中也可嘆

都統李公傳

公諱林隆字紹銀世爲鐵嶺望族高祖如梧寧遠伯從子也

太祖高皇帝授三等阿達哈哈番世爵祖獻箴以從

龍軍功進一等阿達哈哈番任參領父諱向文旣仕改諱色冷過

覃恩加授阿思哈尼哈番

國朝定鼎之明年而公生順治十年公父以刑部左侍郎副都統兼蘇州等處副將軍出師浙江十二年奉

命同大將軍出師京口防海其冬卒于鎭江營署十四年公年十三襲阿思哈尼哈番爵越明年公大父亦捐館公當承重先是司寇公以清白傳家旣歿而家中落公賴大母麻太夫人母蘇太夫人善持家連遭大喪營畫窀穸葬祭莫不備禮公幼而岐嶷垂髫氣量宏遠宗黨愛重時侍叔祖太保公左右有所應對開敏出人意表太保公深器之曰此眞吾家千里駒異日必當乘風破浪爲國家翊運宣猷也遂命入家塾與叔祖輝祖耀祖叔父

錡從兄林盛同時肄業後一一皆貴顯歷節鉞封疆著績云

今上御極之元年公以本爵隨旗入朝八年擢副都統奉
旨校射禁廷侍宴
賜食異數頻加兢兢自矢以公餘讀書講藝務有大建豎以報
知遇于玩好雜技無所嗜時有
旨命司空集諸武臣議收天下攻城大砲以道遠費不貲計輕重擇其可用者衆茫然公獨對曰聞之先達

砲必三千斤方可攻城小則力弱大則運行爲累子必十斤方可摧堅小則無濟遂以公言爲定吳逆叛都下奸人謀放火乘機爲變公知即統卒捕緝賊首事平有掠奏要功者公不較也十三年楚鄖陽副將洪福叛有

旨以公所領禁旅與都統范達禮同保鄖襄陞辭

太皇太后懿旨獎諭

賜食尙方及白鏹百繼聞耿逆之變大司馬傳

旨前途相緩急接應公出都師至長新店即集所部將

弁諭曰比師出途多怨咨夫朝廷設兵以衞民非以
擾民當此人心皇皇官兵不能體
聖天子憂民意重加蹂躪汝等宜自愛倘違令法在必行
以故官軍所至安堵大河以南有小李將軍之頌
御前侍衞色胡里囘京見公一名馬悅之公不與或咎
公公曰受命出師中途賂近臣以戰馬吾不爲也其
持正不阿類此軍抵襄陽之明年調守鄖陽從逆總
兵楊來嘉陷穀城擾均州界都統柯彝告急貝勒調
公赴援時公與駐防軍合止六百人而均城參將曹

進麟又謀爲逆內應公虛張軍實防範整嚴曹不敢發而楊逆亦遁去遂回鄖陽明年春賊將譚洪來寇抵鄖陽東山列營十二座自夏及秋兩軍相距賊忽于中秋日駕百餘艇順流而下直趨鄖城鎗砲交作鎮安將軍噶爾漢命師出擊不克賊舟泊城西琵琶灘我軍屯山麓彼此觀望公言于將軍曰譚賊無能爲也相持已兩月餘我師奮勇勦滅此賊則山營之賊不戰自解矣將軍不從數日請討事公仍述前言將軍以無船辭公乃親往覓船得之檄撫治楊茂勳

提督佟國瑤共相犄角時賊於下流江圯壘石爲堞藏火器水則擊船陸則擊岸上人馬公偵知之水陸三道並進欲使賊接應不暇部署已定而馬兵與南岸步兵聲援不時至水師落大洪不得進遂無功公默念沿途險要有青草口石屏風石龍窩兒等處皆明時强寇嘯聚舊穴寇若順流據之非數月不拔而我兵城内糧不繼利在速擊適撫治亦欲次日決戰與公意合公即應曰此番非戰之過乃調度失宜耳今余轉戰時公令標兵守下流毋致一人脫走撫治

然之於是督催諸營同時俱發責讓李盛大之不前者務馳馬亟進命水師沿灘而下又命步兵由南岸直趨賊坉一時努力夾擊兵交之際日在高舂夕陽倒映飛鏃如雨岸上排鎗所中必洞轉盼洄波盡赤賊果不支棄船奔潰而下江兵不能截公急命追襲直至均州盡獲賊船餘衆四竄是役也大將軍深加慰勞題請移駐穀城休養士馬百日得

命旨至十七年王命委署河南提督事專駐彝陵公以彝陵東控荊襄南通巴蜀城北之南津關南之西賽

壩為賊所踞則我軍不能直擣成都而秦蜀之門戶中斷宜儲重兵扼要於是築長壘自西而北而東以蔽之中則八旗禁旅楚督河提互為主客水陸騎步棊布星列於州城內外及對馬山壁壘旌旗相望議者或以州與山相距十餘里中間宜設一營為援公曰不可環城立營犄角為勢皆有應援之責也倘設耑師人各推諉且援者既出其地有失誰任其咎乎

十八年

王師渡江將取滇黔公以大師南下賊蟻聚滇黔蜀必

空乘機入蜀時也書與督師蔡毓榮盧崇俊激切言之弗納復與楚提徐治都議發楚標兵鄉導同河南兵前赴興山巴東一帶偵虛實可取則取而楚提又以無兵可發辭會裁河南提督不果是年夏公母蘇太夫人卒於京師軍前聞訃秘不得發抑鬱憂傷不禁明年春公自彝陵赴萬縣跨騾行山谷思親昏痛墜崖澗中騾立斃而公僅傷足踞石坐家人由前谷取路入澗趨救僅免行次巫山縣與貝子屯達會抵夔州王命貝子速據重慶而命公從容進發蓋王欲

得公同行也公慮王駐荆州淹留不得自効遂馳詣
萬縣縣界萬山中巉峻其民多恃險獷狡有譚弘兄
弟三人窟宅太白崖自雄
國朝定鼎初歸款授川北總兵兄弟皆侯爵蓋招徠遠
人意也而鷹眼難馴狡焉思逞公察其釁萌時與山
僧野老探論地形夷險巳悉謁貝子於重慶貝子問
曰譚弘反否公曰大逆難以驟加人但察其爲人浮
傲値此多事之秋恐難自安然小有才耳其子皆豚
犬倘蠢動自速死不足患貝子使入京爲弘所殺果

反矣公即詣貝子計曰弘初反從者烏合志未定我兵急進一鼓可滅貝子猶豫公促之且請先據涪州制其逼黔中消息貝子猶未決公又言我軍駐重慶環城皆水無船何以濟貝子曰船何由得公曰事有責成則可請選擇官兵毋掣肘可之越四日得船六十六治樓櫓器械列艦請貝子閱舟師于江時譚弘已受吳逆明威將軍僞號聞我兵將壓之憂惶發病死其黨秦獻韞聚遺孽爲亂公率舟師進勦步騎同日就道過塗山咍陽灘山坳水洑賊舟出沒公命遊

艇擊之明年出銅鑼諸峽至木洞驛與賊漸近晡時抵百丈梁公登岸詳地形見兩梁突兀江中水分爲三上流碎石壘處名緊急三貝號最險要梁之北岸洪也中爲大洪梁之南岸則流水而已因令軍士試放鎗砲會日暮收軍入舟集將校議曰譚寇用兵號最嚴今我兵甫至其窟穴之賊雜沓探望無紀律不過糾集烏合而已諸君聽余號砲行事第一砲皆聚緊急三貝二砲分兩隊進三砲儘力奪舟但以奪舟爲功不論殺賊多少若放賊舟即以敗論衆諸之黎

明兵集三路畢官兵用命奪舟拔梁殲其魁賊失勢敗衂不踰時而江面廓清時二十年之正月三日也明日探賊巢至排花洞洞有十營命健兒捜山捕砦燔其穴安輯民戸自長壽縣順流至涪州率軍循河入山直抵牛皮箐蕩餘孽傳首荒陬徧諭守宰撫綏遺黎安反側詣忠州告諭蠻夷各土司令毋匿逃寇復還萬縣鎮安將軍具壺飧迎道左曰我知公來必尅也有石竹土司獲譚弘謀主馮玉解送公軍前至忠州爲副將傅而學率送鎮安將軍土司差卒逃訴

于公公不發一日中差官數至公詗之曰傅而學萬縣人也我兵與譚賊相持一月馮玉既爲謀主必知其中陰事今傅而學將彼密送將軍固欲速殺之以滅口耳宜送貝子軍前爲是將軍不從竟戮之其後傅而學果叛投夏逢龍也明年班師抵京

陛見謁

陵畢卽赴先隴廬墓三日先是公以思親隧崖因得咯血疾及歸北堂闃寂抱恨終天苫凷哭泣日就羸瘠引鏡自嘆不相識矣未幾

聖駕東巡都統扈
蹕强奪公情理旗務其夏
聖駕幸紫光閣大閱
上問公及副都統祖澤淳曰爾等出兵曾于何處効力祖
前對公繼奏曰臣在鄱陽殺敗譚洪在重慶勦滅譚
弘上曰重慶爾未及與公對曰臣以初三日破賊將
軍以初六日進城
上頷之閱畢內大臣愛星達奮然謂曰我聞爾殺譚賊尸
蔽江賊黨胆寒奔竄何不詳奏耶答曰滅賊臣子之

分

御前非爭功之所敢喋喋自詡耶其冬奉

旨送礮烏喇併教演放砲法公親為指授時戶部尚書伊桑阿造船其地與公語驚服其識見超羣逢人輒嘆賞云未幾以與叅領李嗣興搆訟鐫秩噶爾旦叛公以二十九年復補授副都統大師出塞總統八旗送砲邊外與侍衛阿南大同行至烏朱穆秦地界忽遇一蒙古至阿前下馬請

上安畢上馬同行歡笑異常良久馳去公察其舉止異常

謂河曰此何人使其主必反矣河愕然遣游徼偵之則已叛矣衆驚服歸途與裕親王兵合都統諸邁國舅佟國綱適至公曰我軍與蒙古戰敗之甚易恐敗後烏驚獸散撲滅爲難若令前鋒殺賊後二軍裹糧從之賊敗則後二軍奮力前追飛遁者截其輜重賊不能久活矣國舅弗納適有

旨

命專督火器時賊營踞烏蘭布通之東以河流淤泥爲險連絡駝馬爲壁壘而于烏蘭布通之上引駝馬往來爲疑兵以誘我軍內大臣索額圖明珠至列隊

戩敵鎗砲交作賊勢挫騎兵直衝其堅賊不敢動騎
囘賊以數十騎尾後公連發數砲賊皆披靡墜馬死
公請乘勢縱兵
裕親王不可令撤砲具囘忽報正白旗遺火器火藥近
賊壘王以語公公擐甲陣前見南臨小山乃謂都統
諸邁曰此山正當陣南倘礮藥爲賊得踞山施放患
非淺矣宜請命奪囘乃詣
皇長子請行公領前鋒百人挾矛策騎馳十餘里得礮
泥中賊遙望見放鎗公令卒與砲先行親自斷後賊

不敢逼舉軍驚服
皇長子
裕親王索額圖明珠等皆言其英勇過人諳悉軍務非
人所及也乃命公登山相度賊勢公登山四望杳無
所見時賊料沙陀無水我軍不得駐乃逝入沙陀我
軍遂撤兵公斷後是役視他人爲倍勞苦云三十一
年陞授固原提督陛辭
上諭曰爾父祖名臣爾熟諳邊事故深信重任爾使練兵
養馬于要地秦民强悍王進寶時數爲亂宜從容整

理公對曰臣五世受
恩今承重任要地惟有竭力以報
高厚不敢有玷父祖部中事有定例臣至邊有難循例者
特疏上
聞望
皇上乾斷
上曰有要事令爾子煒啓奏時公子煒年二十五歲英俊
不凡器識遠大
上器之日侍左右故云公既蒞任念固原北接銀夏西界

靖遠山叢水繞土瘠民貧兵燹後土著者寡前任及鄰封將驕卒惰一切廢弛于是內立關防外設邏察家人將吏約束謹嚴營弁題補例有獻納或通關說公悉絕之矢至公務期得人汰椽吏選拔勇皆獨創良規兵民人人悅服靖遠有地名五方寺番彝接壤黃流爲限寒冰既合中外一家地要害而兵少公設立團練操總教習鄉兵夏秋力田春冬講武無添兵增餉之煩而人互相保衛未無反側之虞因原向多賭博盜竊公剏立互結簽五營五兵五一結具年貌

技藝及餘丁名姓互相稽察一人犯罪同結輕重坐
處盜源遂清時率馬步將弁於近郊借蒐苗獮狩以
治兵觀人材寓刑賞又於親丁卒挑選教以火器親
指示練習緩急皆可用復念邊地用武民不知詩書
乃設義學聘請學校明經通儒凡將吏及民間子弟
能誦讀者厚廩餼以教之歲時課藝恩禮優渥一時
人士蔚然學使者試取文學七人武學二人而兵民
蒸蒸向學矣明年督軍疏請築黃城兒有
旨
命公同甘提踏勘議奏黃城兒本高昌王避暑之幹

耳朶城南北二座在河流之東縣亘數百里番彝雜居土雖可耕而河流淤淺不能引溉午熱夜寒霜雪不時不宜種植安營設兵運饟經行彝界開釁多事而修築煩費不貲凶荒之後民業未復難於煩擾公力持不行秦民大悅嗣後外彝讋信皆從公子煒密奏時方大征噶爾旦屢遣公赴甘肅商邊務隨諸都統偵探堵剿

聖駕駐蹕邊外公請隨出師効力

上以要地必資重臣但令以勁兵駐鎮甘肅相緩急調度

守禦所請要害地宜分軍屯札皆得
俞旨已復奉
旨同阿南大領滿洲軍二千赴果多力巴爾哈孫之地
搜勦噶爾旦遂自卜龍吉兒進至巴勒口得
旨噶爾旦窮蹙自斃丹濟藍已歸順即撤兵公與阿計
曰聞土人言丹濟藍奔此路來恐奔達賴喇麻宜要
截之不可遽撤備也及回途遇丹濟藍遂挈之以歸
遣兵護送入京奉
旨公仍回固原明年公奉

旨
陞授鑲紅旗都統遂入都時八旗皆於郊外擇地演習火器歲有賃地之費公倡旗員捐俸買地且蓋屋七十餘間擇兵之貧無棲止者與居之不取其直十年之中禁强暴懲奸慝繕器械補丁壯兵之貧乏者設法贍之孤煢者加意恤之官軍戴德遠近稱頌而公家世有悍僕自崇德年中嘗誣訐公大父已置此僕極刑而其子孫世挾叛心公皆置弗較也時公子煒自三十五年解參領任次年復爲小凌河佐領此僕復揑事誣告公聞之以大臣義當引咎自劾部議

自小凌河逮公子入京

上曰煒安得有湜或少年任性苛於奴輩姑禁之家可耳

是年又

命公兼佐領其冬公遘疾乞暫休別墅陛辭

上慰勞命左右扶掖明年公病甚

上命釋公子令視疾冀以慰公至四月竟不起遂薨遺疏

讓世職于伯父向舜之子辭甚懇

上聞訃震悼遣內大臣宗室薩三侍衛五人撫靈哭奠

賜祭葬名公孫大均見於暢春授以佐領仍令兼襲世

職官軍聞訃數千百人踵門號哭哀聲徹天聞者莫
不隕涕生榮死哀殆無愧云
逸史臣曰昔杜元凱建平吳大勳而癖好左氏固翩
翩儒將也而洛中之饋遺不絕豈非有不得已者耶
公威揚楚蜀績重邊塞而所著武備心書爲韜鈐家
玉律大房山記則酈道元水經亞也文事武備無愧
古人矣乃于近臣靳一馬抑何風節岸然又與杜元
凱殊也余向在遼左聞公料敵如神有小諸葛之稱
入都日侍

朱

邸當軸不復摳謁僑寓與公鄰近恨未得一登堂晚從公子在中遊有子姪諠乃得悉公事爲傳其大者如此在中負將相才而數奇不偶雖一時暫困他日之建豎必有大過人者登太行而覜派岷崘望溟渤而遡源星宿公之世德淵源固難以測量其萬一矣得一道人曰史漢自淮陰外樊酈絳灌皆以戰功顯而運籌決勝不傳衛霍勳寵赫然而筭略亦鮮可紀至防邊飭備撫士練卒經畫足爲後法者歷代百不一二也此傳叙戰功處精彩不減鉅鹿而約

東措置練達周詳又何嘗金城諸奏也文字之能
不朽人如此

鎮海將軍都統馬公傳

公諱自德號在明原籍陝西米脂人父進忠明季以功封於楚父歿時公年十三歲隨母張太夫人領所統官兵男婦萬一千餘人自拔効順

世祖章皇帝名入京師

賜貂鼠裘帽朝衣

授阿思哈呢哈番給房產隸正黃旗公聰明魁傑器識宏遠幼通經傳大義究心韜鈐事母孝自奉簡約惠愛兵役殫心職務遇事任勞康熙六年蒙

恩詔加一級蔭一子入監讀書康熙十四年四月以叅隨信郡王平察哈喇十二月

詔又加一級康熙二十四年補授火器營叅領時火器營初立公竭力規畫為定進退起坐旋折分合之宜連拱應換之法條列添設應援槍箭棍柵諸事而營制大備二十七年兼授佐領是年有定邊之役詣

午門自請効力奉

旨以左翼隨國舅佟國綱同往色楞格之地道經瀚海水草斷絕人馬饑渴不支公乃於曠野中自相地脉掘

聞。
上心
旨往
地輒得水衆賴以濟咸驚爲神旋日奏
嘉悅二十八年。佟國綱復奉
尼不初之地分界又自請行又以右翼火器營叅領
隨往自捐駝馬衣糧。以給貧窘諸甲士士心競奮及
至界羅察陪臣持議久不決時所將軍吏無多或恐
公曰上報
國
恩下答知己在斯時矣。設有不測當以身殉之晨夜
竭力防衛扁舟渡黑龍江者數四擐甲胄十餘日不

去體議定至十月始旋二十九年三月補授火器營
協領本年七月討噶爾旦復請行國舅佟國綱及諸
大臣皆謂君從征者屢家業蕩盡恐不能支公堅請
曰受
國恩豢養三十餘年惟有竭力報稱不容以家計自卻
諸大臣卽以公語上
聞奉
旨馬自德竊窖朕所素知速行告往忠誼可嘉卽以本官
充參蘭大統本旗火器官兵隨撫遠大將軍和碩裕

親王進討本年八月朔合戰於烏蘭布通自午迄申身先士卒不顧鎗矢超柵而進遂破賊駱駝營追勦數百里師旋得頭等紀功三十年十月
皇上大閱事畢
賜宴問總理右翼火器鑲藍旗都統諸邁以所屬將領之賢諸邁以公對
上曰是人朕誌之久矣適陜西右翼副都統柏天毓調補京口
皇上以西安重地命在京諸都統各舉所知于是本旗都

統楊文魁正紅旗都統王永譽鑲紅旗都統于成龍鑲藍旗都統諾邁皆以公名上即日擢陝西右翼副都統中外頌我

聖上知人陛辭日

賜宴及鞍馬啓行時

聖駕幸海子跪辭道左

名至前詢從前所歷

賜御鎗一桿令速赴任乃以十二月十二日任事時西安將軍馬喇移駐寧夏公念邊事未寧不應安坐自

請往同將軍鎮守明年二月調甘州帥兵防勦三十三年十二月始旋時總督川陝佛倫入京陛見卽欲
閱旗兵視殿最以備
顧問將軍駐寧未回公卽自督將領擐甲胄布行列授進止凡衝突應援哨探防備之宜畢備號令嚴肅旗幟鮮明將士皆雄毅整齊傍觀紳士父老歡呼踴躍驚嘆佛倫喜向公賀曰得帥如公眞
國家之慶也三十四年奉
旨以副都統調鎮寧夏緣八旗官兵在京未發仍駐西安

是年冬噶爾旦復蠢動

皇上躬行天討三十四年正月

特簡參贊軍務同西安將軍博濟寧夏將軍舒書提督孫思克等各統官兵隨大將軍費揚古進勦噶爾旦偵知

聖駕親征遂北遁正月十三日大將軍統兵追及於昭本多之地大將軍命博濟參贊侍郎滿丕等及公同率右翼各部官兵進擊賊倚山埂蔽匿鎗砲勢不相及公起謂侍郎滿丕曰此非大砲難以取勝倉卒不及

會商矣自起揮左右移礮勝地親行施放凡四發皆中其要衝賊軍動公即奮前突之大呼曰賊敗矣揮軍進諸軍見公先入遂皆奮勇壓之賊披靡馬軍乘之賊大敗遁會天已暮公以不盡殲或煩後舉遂獨前窮追大將軍恐孤軍難以深入令收軍公已前去躡之距大將軍軍四十里比回則東方已白矣公以違令請罪大將軍勞苦之曰君勇於殺賊爲

國家立不世功何罪之有凱旋

上遣乾清門侍衛馬武勞軍公即奏臣遠鎮遐陬違

天顏日久今醜類盡殲塞塵永清寧夏防兵回京師臣在外無所事乞入京以申戀慕奉
命旨。八月十七日
陛見暢春園三沐
溫旨三
賜宴、又蒙
賜團龍袍
上幸景山校射。
命侍衞關保引觀獅虎：

賜尚方御食諸果又
命引觀瀛臺及紫光閣諸禽九月十四日樞部以京口副都統員缺
奏請奏
旨寧夏副都統馬自德才器篤茂忠勤最著西路出征與有勞績陝西固重地總督將軍咸鎮於彼京口當水陸之衝尤爲緊要凡有事皆以身獨任者馬自德足以當之可以之調補十五日
名至

乾清門跪聆
聖訓曰今以京口為江海關梁水陸衝要特將爾調補鎮守京口副都統及陛辭蒙
名至
御榻前諭曰京口官兵久安弛備戰船尤壞漏不堪今命爾於彼須好為訓練整頓公奏曰臣駑劣庸才恐不足為
聖主馳驅仰蒙
任用敢不竭忠誠盡心力期無負職守仰答

聖恩於萬一乎是日
賜尚方食
特賜御書後赤壁賦一幅值
駕幸古北口跪送道左
諭以京口緊要當速赴任遂以是年十一月至鎮會同將軍董元勳躬率旗營官兵演鎗校射列陣立矩一如
京邊所行舊蹟數日壘壁一新遂督修船櫓春末調入江配演蓬桅船索訓以進退緩急乘風偏正之法組練巡江來往如飛兵民聚觀驚嘆三十六年七月

恩詔十九日以西醜殄滅以功給拖沙喇哈番世職三十七年鎮海將軍董元勳以疾辭上念東南鎖鑰無逾公者

詔擢鎮海將軍中外相慶謂大帥得人公久歷行間屢經大敵披堅陷陣積勞已久南方卑濕頻於水濱澒砲感受風寒濕熱調治尚未盡痊以十二月視事至次年正月遂篤時公子世英任睢州知州已九載公前後與書數十百皆以忠

君愛民爲囑至是總督河道于成龍題
奏令世英河工効力行至德州而公疾革元配楊夫人携世英子荘哥侍側公彌留之頃令諭子世英謂予雖以前後出師故家貧然荷
國恩至此汝母子惟當以
國恩未報爲念余郎含笑入地矣語不及私而逝享年五十有三公與同事協和敬共凡事任勞撫馭兵民威惠並著至是江南僚屬官吏無不驚惋痛惜將弁兵民號慟如喪其親遺表以奏答

君恩爲憾蒙
溫旨軫念訃聞
皇上驚悼三月十二日
聖駕南幸至京口遣
乾清門侍衛馬武一都領貞張齊致奠靈几公世爲大
帥久樹威望忠勤持重爲
國虎臣其勞績所著邊地及江左人皆能詳之舉其大
者爲傳
逸史臣曰昔伏波崎嶇隴蜀卒翊貞王以成大業垂

勳史冊論者謂當在雲臺諸將之右較之河西竇氏則聲施偉焉公迹類河西而勳名與伏波後先相輝映豈其苗裔耶然漢廷諸將欲一鳴劍伊吾之北而功績蔑如即伏波五溪之役亦未大伸厥志公幸奉宸謨指授擣穴犁庭至再龍旗一奮塞塵永清何其烈也伏波以長厚垂訓子弟亦僅保其家公以忠勤報國貽謀而嗣子文事武備兼優偉乎將相器也扶風固望族至公而愈大矣

得一道人曰敘事詳略得法贊典茂似尉宗頓挫處

逼眞司馬矣

力灼庵先生傳

力灼庵先生諱子俊字偉夫灼庵其別號也其先世帝臣後有諱起者客於閩以閩籍舉進士遂家焉自宋歷明代有躋膴仕者逮鄉飲大賓錦溪公娶劉孺人生先生數歲而劉孺人卒撫于王母鄭太孺人自幼岐嶷不凡

國朝定鼎閩爲萑苻竊踞饑饉薦臻錦溪公避亂求陽稍定始還家食貧養母時寡僕從凡艱難勞瘁皆先生任之丙申海寇薄城當事以兵少令戶出丁禦守

先生登西城抛石擊殺賊賊衆懼其勇賊退從塾師受業攻苦不倦塾師器之歲丁酉文衡陳碧峯先生負冰鑒重望得拔者若登龍門科試限於府額先生發憤曰際此時不得一青衿尚可爲人子乎哉遂盡謝交遊鍵戶陳篋夜篝燈達旦聲徹霄漢聞者莫不加敬歲試即奪芹矛縉紳暨諸同學皆手額稱快錦溪公心以慰而先生性豪爽見義必爲堪輿家以道山平遠爲省城門戶時有廢弁盜道山金蟒穴以葬衆懼其勢莫敢攖先生率諸同人鳴之官竟起棺驅

先

逐山靈以安卽今范忠貞公祠地也有友無辜被辱于鹺副先生聯同氣白之制府重懲其役飭鹺副入師廟爲諸生荆請蓋其勇於從義知無不爲如此以故鄉士大夫皆器重之而以嫉惡太嚴故或與俗齟齬久之公論定則未嘗不服其無私也時方易八股爲策論先生與諸弟讀書研園諸史百家靡不研究與諸同志結獻社課文社多宿老而余是時以弱冠與其列見先生有作語必驚人未幾八股復先生又取王唐陶鄧諸大家極意揣摩力追先正而先生弟

介夫遂補邑弟子員己酉臨闈與　弟期以五日日
課七藝至夜分罷是年余幸先着鞭而先生乃反見
刖至壬子歲聞先生弟敏夫入泮先生又與　兄弟
同課如己酉故事比余癸丑歲自京師歸得一握手
讀其所作意其飛鳴旦夕可俟也乃忽變起甲寅逆
虐民拷餉及先生先生正言嫚罵逆爲震懾而逆黨
素與先生不叶遂坐以妖言惑衆幾羅不測後幸得
免丙辰
王師蕩平閩海先生乃復慶彈冠矣歲癸亥錦溪公赴

鄉飲賓宴之後致家政于先生日與老友結酒社登眺爲樂家務無鉅細悉稟于先生先生天性孝友凡事以仁讓爲主一家上下五十口無間言族戚比之孔黎姜被云歲庚午錦溪公捐舘先生與諸弟苫凷致毀不以年老飲酒食肉錦溪公遺命以食指浩繁勢不得不分異先生不忍也嘗言諸弟方壯歲當使盡心舉業不可以家務紛心親履田畝爲諸弟任勞丙子介夫舉于鄉敏夫愿夫前後鄉貢入都爵夫補永陽弟子員皆先生督課之力也其視諸猶子如己

子有善讀書欲釆芹者百倍鼓舞之子姪一門濟濟蟬聯鵲起而先生之貽遠矣歲丁亥爲錦溪公營葬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五步履強健哀毀如禮觀者咸驚異之晚年勵志彌銳凡十七戰棘闈而餘勇可賈辛卯子光春以明經薦於鄉孫大業亦已善屬文弟勸其頤養精神毋自苦場屋始拂衣巾高寄雖然不與科舉終不肯優游自逸手一編課孫不輟輿論以其孝友眉壽比之王休徵軀力好義過于周孝侯至於耄期進德則幾于衛武公矣先生元配吳孺

恩旨

人有淑德孝養翁姑得歡心爲先生置妾至再性不妬忌如此宜其同享遐齡膺福祉也余以戊寅歲奉入都先生貽書稱慶余亦訂以歸里日杖履相從遍歷湖山逍遙物外乃荏苒亦六年不克如所願歲癸已之六月余在都抱病大困憒不知人事者經旬幸而復瘳方訂先生弟敏夫從

朱

邸水村泛舟嘯咏數日先生猶子昌積以家報至促敏夫歸敏夫驚悖遽且不寐歸寓乃知先生以六月二十二日逝矣余聞訃驚悼往視敏夫相對悲酸幾

不能執筆顧念余自總角與先生研席交知先生最深莫如余余敢以不文辭因採其大者爲先生傳

松鶴老人曰當耿逆虐燄方張之日紳士風靡草偃幾不可問甚者勸進希榮或陷人以取利者不知凡幾及幸見天日則又巧爲脫卸高自標榜齗齗一二怨家不置盜名欺世茹柔吐剛俗情類然曷足怪乎先生危言正論賊徒震慄逆黨乘危下石幾至覆巢及事定恬然置鼠輩不問使得保首領沒于鄉里仁者有勇先生兼之矣其世德所貽綿綿未艾也宜哉